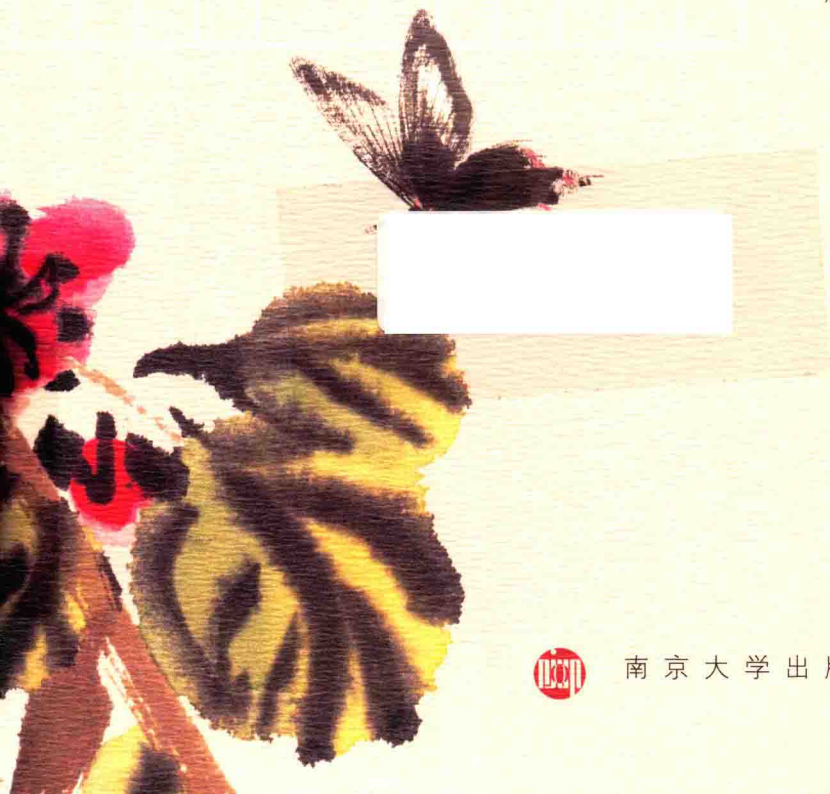


全民阅读知识导航

徐雁 李海燕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全民阅读知识导航

徐雁 李海燕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民阅读知识导航 / 徐雁, 李海燕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305-16874-1

I. ①全… II. ①徐…②李… III. ①阅读辅导—研
究 IV. ①G25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863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全民阅读知识导航

主 编 徐 雁 李海燕

责任编辑 陈蕴敏 编辑热线 025-83686308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 00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75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874-1

定 价 4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全民阅读”与“诗书继世”(序)

王余光

(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图书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书籍载体形式的每一次变化,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文本的变迁带来阅读的转型,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否具备阅读的热情与读书的习惯,与一个民族的特性相关。但基本上,书籍载体形式的每一次变化,都会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从甲骨到简策,从简策到纸本,从手抄到雕版,从雕版到机器印刷,从纸本到电子本……文本载体的变迁带来阅读方式的转型,对社会阅读发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创造读书条件,享受图书馆之利

图书馆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社区、一个学校的信息中心,要努力为民众提供阅读的保障。如今,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学前辈学者李小缘先生在《全国图书馆计划书》中呼吁:图书馆“能使公开群众,无论男女老幼,无等第,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者也”;图书馆“专为普及民众,故当多设分馆于居民众多之处,以广书籍之流通”;图书馆“此外得依地方需要,有所专重。如商民多者则应偏重商业,农人多者,则应偏重农事。即多购各专门书籍”;“使全国民众,无论男女老幼,皆有识字读书之机会”。早期图书馆学家的见识在中国得到逐步实现。今天,图书馆成为人们阅读的重要保障。

在信息时代,图书馆贵在成为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社区、一个学校的信息中心,能够有力地提供阅读的保障。因为建立家庭藏书只是保障阅读的一个方面,毕竟

家庭藏书是有限的，而图书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连续阅读的保障。如此，图书馆在大众的阅读生活里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人们的阅读更加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的人有各自不同的爱好，图书馆收藏的书籍涉及所有的学科，涵盖各种水平和深度，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的爱好和需求。

另外，图书馆还能满足大众的新的阅读需要。目前新技术的崛起改变了年轻一代人的阅读习惯，网络出版和网络阅读成为新的发展趋势，而图书馆事业也与时俱进，发展数字图书馆工程，满足读者网络阅读的需要，成为大众阅读新的阵地。图书馆总是不断更新读物和技术来满足各种读者的新需求，这是其他地方做不到的。一个好的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城市精神成长的见证。

图书馆内部要大力营造一种阅读的氛围。我曾参观过一个大学的老图书馆，其中就极有这种读书氛围。阅览室内有宽大的落地窗、古典式样的书柜、放置在桌面上的阅读灯……我觉得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宁静博雅的读书环境。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学校图书馆，都应该成为每个读书人的理想居所。

图书馆不仅要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而且还应该主动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来推动社会阅读。图书馆以其专业性、权威性和独有的丰富资源成为读书活动的一个主要阵地，也是倡导“全民阅读”“终身阅读”等阅读基本理念的中坚，是联系群体阅读和个体阅读的桥梁。2005年，我提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增设了一个“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并在2009年以后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以期推动全国性的阅读活动。

另一方面，如果说中国家庭阅读有一种传统的话，那就是“耕读传家”与“诗书继世”。但自从我国封建科举制度被清廷废弃后，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传统经典书籍与人们的生活愈行愈远。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自小、中学生开始，举国上下大都不把中国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甚至有个别学者曾经扬言说，要把承载中国旧学问的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因此，“为什么要读经典”这样一个问题，在那个时代就已被提出，梁启超、鲁迅、唐文治、朱自清、钱穆、余英时等先生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远未获得解决。

在美国，习读传统经典名著，同样是受人关注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的必修课。前者致力于

提供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后者旨在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这两个书目包含了大量的西方传统经典。20世纪40年代，美国许多大学开设了这类课程。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大学继续开设，如哥伦比亚大学与芝加哥大学。一位哥大的校友在谈到该校坚持开设这类课程的原因时说：

学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经典著作名单。学校试图通过它组织和教授这两门课的方式驱除这种污染。首先，阅读常常是艰涩的，对当代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极度尊崇，而且校方坚持认为它是必要的……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①

这个哥大校友名叫大卫·丹比，美国《纽约客》杂志的电影评论家，在1991年他48岁时，突然回到母校选修“文学人文”与“当代文明”这两门课，重读西方经典。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源于他自身的知识危机。作为媒体中的人，他深感：媒体给予信息，但信息在20世纪90年代已变成了瞬息万变、十分不稳定的东西。一个人永远不会得到充分的信息，这就是美国人现在为什么焦虑不安得像半疯了一样的诸多原因之一。20世纪末，媒体威胁着要“全面接管”。他说：“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严肃的阅读或许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对我的同化的办法，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

中外人士都注重传统经典的阅读，或许源于一种文化传统所赋予我们的情感。然而，十余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电视、手机与网络的普及所造成的阅读冲击，使得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阅读时间大大减少。因而，读书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焦虑。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软实力”问题也被学者们不断提起，以唤起社会的关注。我个人认为，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特别重视推广传统经典书籍的阅读，正是积蓄和弘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内涵。今天在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我们有能力重建家庭藏书。中国还有不少地区，图书馆建设还不够快，因而倡导家庭藏书与读书就更为重要。

“耕读传家”与“诗书继世”的传统中，“耕”是中国这个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

① 大卫·丹比.伟大的书[M].曹雅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



社会的物质需要，而“读”则是伦理道德确立和传递的最有效的方式。自汉以下的古代中国，“耕读传家”的理念是家庭价值观的核心。今天，我们在一些老宅子里，还常常能看到“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对联，从中可以窥见当年这些读书世家的辉煌。

“耕读传家”的传统随着传统家庭的解体，逐步在现代社会消失。现代各种媒体，如电视、网络、手机等不断普及，进一步分流人们的注意力，分割人们有限的闲暇时间，全国国民的读书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我国家庭藏书与读书人的比例在21世纪将继续呈下滑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推广读书，鼓励读书，希望重建家庭藏书，让书籍走入每个家庭，为儿童营造一个读书的环境，让“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新时代能获得更丰富的内涵，并得以延续，这是重要而有意义的。

今天在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我们有能力重建家庭藏书。据调查，家庭阅读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儿童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因此，营造一种爱读书、经常与幼儿交谈的家庭学习气氛，便成为家庭文化环境建设中极为有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主张将购书经费列入家庭开支，建立家庭必备的基本藏书。家庭藏书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让家庭成员有一些必备的读物。有些人家里根本无书可看，在目前图书馆还不是十分普及的前提下，我们提倡家庭阅读，就不仅是继承传统，还具有实际的意义。家庭藏书在目前能够作为图书馆的一个重要补充，使得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有书看成为可能。二是为家庭成员营造一个阅读的环境和氛围。在此基础上，方可开展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培养有修养的母亲、提倡亲子阅读等活动。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养成读书习惯，他一生都将受用无穷。

二十二年前，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任教的我接受了徐雁学弟的邀约，会集北京、南京、武汉、苏州等地同好撰稿，合作主编了《中国读书大辞典》。这部一百八十万字的专科工具书1993年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得到了前辈们的好评和社会读者的欢迎，并获得了第八届“中国图书奖”等荣誉。如今，由徐门弟子为主体的作者队伍重新编写的《中国阅读大辞典》已经问世。而作为衍生出品的《全民阅读知识导航》也将随之杀青，这是继《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和《全民阅读参考读本》（海天出版社2011年版）之后问世的第三本以“全民阅读”为主题的读物。记得在不久之前我与徐雁共同参加的第八届“海南书香节”之全民阅读论坛



的主旨发言中，我发表了“全民阅读离不开家庭阅读支持”等观点，他则肯定了家庭阅读在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中的重要性，我们都认为，政府不应只是一味追求建造大型的城市中心图书馆，还要多多投资建设小型图书馆和社区阅读空间，尤其要重视建设社区图书馆内的儿童书刊阅读空间。

如今，虽然阅读方式已与二十多年前有了种种不同，但我衷心期待这个转型的时代，不会改变永恒的人文阅读精神。

二〇一六年五月八日，改定于北京大学畅春园寓所

“学习型家庭”是构建“书香社会”的文化细胞(前言)

徐 雁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

2016年4月23日,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简称为 UNESCO)设立的“世界书籍与版权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在全球落地推广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之一。1995年秋,在国际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 IPA)第二十五届全球大会上,有代表提出了设立“世界图书日”的创意议案,随后获得参会者的普遍赞同,并责成西班牙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申请书文本。在进一步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俄罗斯方面的代表提出须加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内涵,由此扩容成了在1995年于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颁布的以每年4月23日为“世界书籍与版权日”的决议。

借助在世界文坛上具有象征意义的4月23日这个日子,并把它确立为“世界书籍与版权日”,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想要号召在这一天,人们向全世界的书籍和作者表示敬意,并鼓励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去发现阅读之乐,并借以向那些为促进人类的社会和文化进步做出无以替代贡献的人致敬。为此,在设立“世界书籍与版权日”的同时,还设立了“促进容忍青少年文学奖”。^①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着“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史载,在设立“世界书籍与版权日”的论证中,主要的思想考量基于如下两个

^① 联合国“世界书籍与版权日”首页[EB/OL],[2016-01-01].<http://www.un.org/zh/events/bookday/>.



方面：首先，书籍是保存人类知识的最有效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最有影响力地传播了知识，因此，大力促进书籍传播，对于全面扩大人们对世界文化传统的共识，鼓励人们形成理解、宽容和对话的人文态度将大有助益；第二，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若干会员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最行之有效的促进书籍传播的方法之一，是设立一个图书日，并在当天相应地组织图书展销会活动，以扩大对书籍的社会传播。^①

或如2014年4月23日，保加利亚驻法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Gueorguieva Bokova）在纪念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字的历史即是人类的历史。图书在促进个人成长和社会变革方面的力量是无可比拟的。书籍既属于私密范畴又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为个体之间、社区内部和跨越时空的对话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方式……在‘世界图书和版权日’之际，教科文组织吁请所有人团结在图书和图书编写者和制造者周围。在这一天里，我们应该礼赞图书，礼赞体现着人类创造性和分享思想与知识之渴望的图书，从而弘扬理解与宽容精神。”^②

那么这一议案为什么是由西班牙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的呢？这是因为这一构想是由西班牙国家的代表率先提出来的，来自该国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美丽传说：从前有位公主受困于深山中的一条恶龙，当地一个勇士为解救她而与恶龙苦斗，获得成功，他后来得到了公主谢礼——一卷珍贵的书，而这一天相传是4月23日。书卷有“知识就是力量”的寓意，因此，当地民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区域民俗特征的圣乔治节。每逢此日，当地居民即有赠送书卷和玫瑰花给亲朋好友的习俗。

有意义的是，4月23日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文豪、小说《堂吉珂德》作者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年9月29日—1616年4月23日）和秘鲁历史学家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1539年4月12日—1616年4月23日）的逝世日，而且是英国戏剧文学家威廉·莎

^① 联合国“世界书籍与版权日”主要文件[EB/OL].[2016-01-01].<http://www.un.org/zh/events/bookday/resolution.shtml>.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致辞[EB/OL].[2016-03-15].<http://www.un.org/zh/events/bookday/2014/dgmessages.shtml>.



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年 4 月 23 日—1616 年 4 月 23 日) 的生死纪念日。而巧合的是, 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 1899 年 4 月 23 日—1977 年 7 月 2 日)、法国作家莫里斯·德鲁昂 (Maurice Druon, 1918 年 4 月 23 日—2009 年 4 月 14 日)、冰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尔多尔·基里扬·拉克斯内斯 (Halldór Kiljan Laxness, 1902 年 4 月 23 日—1998 年 2 月 8 日) 等多位文学家, 也都是在 4 月 23 日这一天出生的。所以选定这个独特的日子, 在客观上, 还给人以在人类文学事业上前仆后继、继往开来的深层次心理暗示。

一、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民意吁请

最是书香能致远。“世界书籍与版权日”在 1995 年确立并向世界颁布后, 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即在悦纳之余加以传播, 在遥应其人文理念召唤的同时, 将其选择性地转述成为“世界读书日”, 在“阅读”+“图书”这两个内涵上加以整合、接受和发扬, 进而开启了中国特色的全民阅读推广进程。

虽然有图书馆同行专门撰文指出了这种转述的偏差: “我国普遍把‘世界书籍与版权日’单纯当做‘读书日’进行宣传的情况已经与该纪念日设立的初衷有所偏离了, 而把我国戏剧家汤显祖 (1550 年 9 月 24 日—1616 年 7 月 29 日) 与‘世界读书日’强扯上关系, 就更让人啼笑皆非了。”^①但一个显著事实是: “世界书籍与版权日”的设立, 激发并促进了我国全民阅读理念的建立和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兴起。

史实表明: 仅在“世界书籍与版权日”全球落地推广的第二年, 即 1997 年 1 月, 一份由中央九部 (委) 会签发布的题为《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的文件, 就拉开了中国“倡导全民读书, 建设阅读社会”的大幕。三年后, “全民读书月”被确定在了每年的 12 月份。又四年后, 即 2004 年, 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明确将“全民读书月”活动交由中国图书馆学会负责承办。

^① 王喜明. 关于“汤显祖与世界读书日”正讹等三则考辨及感想.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5 年卷) [C].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439—441.



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倡议各地图书馆利用“4·23”世界读书日,结合“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及“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活动周”(于1988年设立,每年5月最后一周),集中组织、开展读书活动。当年7月19日,在广西桂林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决定创设一个专门性的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兼第七届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王余光教授担任主任。自2009年开始,该委员会易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先后由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研究馆员、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研究馆员续任主任。从此,由各级各类公益性的公共图书馆机构主办的知识讲座、专题会展、读书演讲、书评征文、“学习型家庭”评比及“全民阅读论坛”“华夏阅读论坛”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举办,成为向社会倡导读书风气、推广阅读情意的正能量行动。

而负面的社会警示同样存在。1999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次年易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院)启动了“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到2006年,其所发布的四次社会调查结果表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现状令人忧虑。于是,“一方面阅读推广活动广泛开展,另一方面个人阅读的状况却不容乐观”^①,交织成为困惑中国阅读学界、教育界、图书馆界及书刊出版行业的重要社会问题。

为此,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著名教育家朱永新与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作家赵丽宏等人,在2003年3月,率先联名提交了一份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的全国政协提案,其中阐发并强调了“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真正的家园”的阅读观。次年三月,朱永新先生在全国政协全会上再次提交的关于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中指出,“我们特别需要有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阅读节,以推动全民读书活动,用书籍来保存一个更坚实的民族灵魂”。而有关这个“国家阅读节”的时间点,也先后有9月25日(鲁迅诞辰日)和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两种提议,而后者逐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延至2011年3月,已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的朱永新先生,再一次提出了关于将每年9月28日孔子

^① 王余光.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5:3.



诞辰日设为“国家阅读节”的议案。那么，为什么他要如此执着地连续多年坚持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呢？

这是因为阅读行为所隐含的价值，早就使得世界上很多国家把促进国民阅读作为其重要的国家战略，并用尽各种办法加以推动，而人为设立“阅读节（日）”“阅读年（月）”以唤起公众的关注，在国际上早有先例，而且被认为是推进阅读的最好社会载体。相比之下，我国国民阅读起点不高，水准欠佳，读物水平和阅读热情堪忧，但在另一方面，有识之士呼吁促进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呼声日高，开展全国性的国民阅读活动已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如果及时设立全国性的“国家阅读节”，将最大可能地使个人、家庭乃至全社会更加深入地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有效促进全民阅读活动的普遍开展。

可见，在我国全民阅读推广的具体实践中，“世界书籍与版权日”正开启着不断中国化的道路，而中国内地多个阅读组织的行动，也推动着全民阅读中国化的进程。

2006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之际，由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担任主任的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成立会在东莞图书馆召开。来自图书馆界、教育界、书刊出版界及媒体等有关行业的86名人士成为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委员。次年4月6日，在中山大学隆重举行了以“数字时代的阅读”为主题的首届“全民阅读论坛”，随后每年一届，持续至今。同年4月23日，即第十一个“世界读书日”之际，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①、福建省阅读学会共同主办的“世界读书日在厦门：多元媒体时代的阅读问题”研讨会，在福建厦门市文联礼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60余位代表，围绕着阅读的诸多热点话题献计献策。

现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阅读学专家曾祥芹教授提出，全力提高“汉文阅读”及其表达水平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他的这一观点以及他所拟订的“汉文阅读学”学术体系，也日渐被学术界所认同。邬书林先生在《全

^① 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习称中国阅读学研究会，英文名为 China Reading Association，简称 CRA）成立于1991年5月，是一个专门从事中外阅读基础理论研究、教学实践，以及促进国民阅读活动的群众性学术组织，系1955年1月1日成立的国际阅读协会的团体会员，现有分布在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注册会员千余名，知名学者张志公、董味甘、曾祥芹等先后担任会长。

民阅读参考读本》(徐雁主编,海天出版社2011年版)的序言中指出:“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深入研究阅读学,尤其是‘汉文阅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术规律,为全民阅读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①

自2009年春起,笔者接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至今已经独立或联合有关单位,先后在江苏、浙江、河南、广东、河北、云南、深圳等地陆续举办了十余场次的“华夏阅读论坛”,受到业内外人士的好评和欢迎。由研究会专家学者陆续著述出版的《阅读学新论》(曾祥芹主编)、《汉文阅读学研究》(曾祥芹主编)、《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王余光主编)、《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徐雁主编)、《中国阅读大辞典》(王余光、徐雁主编),以及《阅读,与经典同行》(王余光著)、《阅读的人文与人文的阅读》(徐雁著)、《域外好书谭》(郭英剑著)、《开卷絮语》(甘其勋著)等,对阅读是什么、为什么阅读、民众须具备哪些阅读能力、读什么书、怎样阅读等一系列学术问题,提出了前瞻性观点;学会倡导的“撒播读书种子,提高阅读能力,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等人文理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学会主持的“华夏书香校园”培植、孵化活动,也受到有关院校的欢迎和支持。

迄今为止,中国图书馆界的阅读推广工作已经走过了任重道远的十年。在如何深化并进一步拓展全民阅读及校园阅读推广活动,广泛建设“学习型家庭”等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共识,并正在凝聚成为新的合力。相信一个具有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全民阅读时代,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并将可持续地供给人们丰富的知识给养和精神“正能量”。

二、“学习型家庭”是构建“书香社会”的文化细胞

位于广东东莞塘厦镇四村一个祠堂中的对联云:“丹桂有根,生于书香门第;黄金无种,出在勤俭人家。”二十个字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崇文悦学、勤劳俭省的家风、家教,对于孩子成长和家庭兴盛的重要意义。从2016年开始,一对夫妇可以生养两个孩子的社会人口格局,倍增了全民阅读推广的时代重任。它意味着,在“书香儿童—学龄少年—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阅读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链条上,

^① 鄧书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阅读,全民阅读参考读本[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4.



以亲子阅读为抓手的学习型家庭，和以校园阅读推广为重心的书香校园建设，将担负起更多、更厚重的文化责任。

众所周知，“社会的细胞是家庭”。而中国民间自古就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之说，意谓从三岁左右孩子的个性倾向，能基本预测其在少年时期的基本表现倾向，而从七岁左右的儿童身上，也大抵能够预见其中年后的人生态度。古老的民谚，经验性地概括了以家庭为主要活动空间的儿童心理和行为的基本走向。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教育系教授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1913年2月21日—1999年9月13日）对近千名儿童从出生直到成年所做的追踪研究表明：五岁前为孩子智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假设十七岁的智力水平设定为100%，那么一个正常发育的儿童在四岁前就已经获得了50%的智力，其余的30%是在四至七岁间获得的，剩余的20%则在七至十七岁间获得。因此，孩子从出生到七岁这一时段非同寻常，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值得充分关注和切实把握的。

中国民间还有“爹熊熊一个，娘笨笨一窝”之说，而先贤更有“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举”“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珍珠。丈夫无技艺，虚沾一世人”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的种种古训。

现代教育学的原理昭示我们，0—3岁婴儿的“启蒙教育”、3—6岁幼儿的“文化教育”，以及自6岁开始的“儿童知识教育”，直接关系到一个孩子的成长路径和成材基础，关系到他们在未来人生道路上，社会生存水平的高低和感恩尊长、报效家国能力的大小，而且从整体上来说，还严重关系到在世界范围内整个中华民族竞争力的强弱。总之，在中国可预见的未来，“全面两孩”的家庭人口基本格局，使得婴幼儿的文字启蒙和文化素质教育任务，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未来的手”，“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更不能让孩子跌倒在学习的阶梯上”……就一对年轻夫妇而言，在无师自通的生养儿女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习教儿育女之道，让自己的孩子在成人的过程中成长，在成长的进程中成材，让儿女们既能入群合时，志存高远，又能与众不同，甚至出类拔萃。

“好父母都是学得来的。”孩子是父母的合作产品，也是父母参与未来社会的生命化身。在培养孩子耳聪目明、身健体壮、心善脑慧的作用力方面，为人父母者义不容辞。孩子“好习惯”“佳人品”和“高素质”的养成，离不开家庭尊长共建

的家风户范，离不开父母双亲的身教言传，更离不开父母的知教善学。因此，构建一个“学习型家庭”，便成为全民阅读推广进程中最重要、最基础的社会基础。

放眼当今大专以上院校，在校在学的莘莘学子将在十年八年之后，先后为人父母，生儿育女，因此，假如他们不能在宝贵的专、本科学业阶段，依靠阅读资源丰富的校园环境，把自己从一个应试教育土壤中长成的“考生”，及时转型升级为有素质、有学养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那么，在未来他们又将以何才何能来胜任教养儿女的天职呢？如何能够“大手拉小手”地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书香宝宝，然后再成长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知识分子呢？如果连父母具有高学历的家庭，都不能胜任培育书香宝宝的家庭使命，那未来的全民阅读岂不是前景堪忧？

然而，这个良性的人文链条的实现需要一个理性过程。为此，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校园阅读推广”。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亿万万个“学习型家庭”作支撑，没有千万个“书香校园”作中坚的话，那将来的读书人到哪里去寻找？因此，校园阅读推广是全民阅读可持续发展的枢纽环节，而打造“书香校园”，便成为全民阅读推广进程中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基础。

阅读是图书馆诞生、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理由，也是其终极性的文化关怀。因此，推广阅读理念和崇文悦学的价值观、倡导各类型文献资源的利用，是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天职。“学习型图书馆”的构建，离不开众多将“终身学习”作为生活方式的“学习型馆员”。身处当下这个“渐行渐远渐无书”的时代，作为职业的图书馆人自然要有一份“人生惟有读书好，最是书香能致远”的人文情怀，而作为图书馆读者和用户，更要有一份“花香何及书香远，美味怎如诗味长”的人文自觉。

三、从全民阅读主题系列读物到“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

立足现实，笔者以为，在中国可预见的未来，分布在城乡居民社区附近的儿童图书馆及阅读共享空间，应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继续惠民服务的一个发展方向，而在全民阅读推广的时代，迫切需要的是不断增益以全民阅读为主题的优良读物资源。

为此，继我领衔主编《全民阅读推广手册》（江少莉、陈亮副主编）和《全民阅读参考读本》（徐雁、陈亮主编，两书均为海天出版社2011年版）之后，本书将以《全民阅读知识导航》（徐雁、李海燕主编，周燕妮、蔡思明、张思瑶副主编）为

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民阅读知识导航》旨在为全民阅读及其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一份行之有效的指南。全书内容依次分为《亲子阅读与儿童导读》《中小学阅读指导》《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阅读推广的文化创意与活动创新》五篇。内容涉及全民阅读人文理念的由来和发展、海内外阅读推广的成功案例，以及有关我国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转型、升级及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和文雅社区的前瞻性建议等。

如前所述，全民阅读的希望在于从书香娃娃抓起，抓起全民阅读的关键，则在于从“学习型家庭”到“书香校园”这一链条的不缺失。唯其如此，由“文雅社区”而努力走向“书香社会”，才不至于成为梦幻。在这一链条中，做一个合格、称职乃至出色的阅读推广人，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因此，在去年12月，一套六种“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图书馆时尚阅读推广》《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工作》和《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在北京朝华出版社问世，它预示着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引领的阅读推广活动，将朝着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才的岗位培训、业务进修 and 知识素养提升的方向，做出务实的努力。

几乎与本书同时，在今年4月23日前夕，作为向“世界读书日”全球落地推广二十周年献礼的《中国阅读大辞典》（王余光、徐雁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精装出版）精彩问世。该工具书以“人生惟有读书好，最是书香能致远”立意，旨在回答为何读、读什么、怎样读、啥时读、在哪里读等一系列在学习求知过程中有着现实挑战性的问题。编写者围绕“悦读、好学、明理、求知”及“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等阅读文化理念，把内容分为七篇，依次是《儿童阅读与书香家庭》《藏书名家与书人事迹》《读书方法与阅读理论》《文献知识与读书珍闻》《读书门径与读物推广资源》《社会组织与阅读推广案例》《数字化读物与新媒体阅读》，附录有《读书之乐》《读书，历久弥新的话题》《北京新阅读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南京大学悦读经典计划读物（2015年版）》等若干重要书香资讯。我们试图以鲜明的文化主题和清晰的知识板块，在知识可读性和业务参考性之间取得平衡点，使之成为一部“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读物。

宋代诗人、文学家黄庭坚（1045—1105）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